

小城月饼

程伯承

小城古城墙南城拐角处有一月饼作坊，月饼店以主人的名字命名。月饼店是20世纪老式的平房三间，不宽敞的院子中有一棵年年果实盈枝的杏梅。每年中秋的那段日子，月饼店的灯火总是从夜亮到天明，窗前闪现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月光、古城、老杏树、溢满糕点香味的作坊，是小城的又一种意蕴。

从没见月饼店挂出招牌，外地游人问起，人们朝鸭绿江方向一指：“南城墙根有杏树的那家就是。”

前几年中秋节去省城，临行前我问省城的亲朋需要点啥？对方回了：带几斤你们那儿出的月饼就蛮好的！这才让我记起，这几年小城的月饼已在不经意间火了起来。

都说刚出炉的月饼味道最佳，可十有八九的人品尝不到。这有什么难，那月饼不是咱们堡子出产的吗，咱也时髦一回，去尝它一回火候。

两年前中秋节前一天，对饮食一向不太讲究的我也跟着左邻右舍去南城墙根排了一回队。从天色未明排到日上三竿，终于轮上了我，终于吃上了那捧在手里，吃着还热乎乎的月饼。愉悦之中也有些不爽：排在前面的人一次买三四十斤？一炉子月饼两三个主儿就包了。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说是要送七大姑八大姨。小城的人真厚道，害得我想吃个热乎乎月饼也要等了这炉等下炉！

也是初秋，在小城街头偶遇少年时曾在文化馆一同参加美术班的一伙伴。这位小时候就有游进大海的志向，后来在海外漂泊多年，而今已是让故乡引以为傲的艺术家了。片刻惊讶后，简单拥抱，我发现这位主儿手里拎着一袋地产月饼。他看我狐疑的眼神解释道：“今天去鸭绿江边写生，这个是午饭。好吃，小时候的味道忘不掉！”我依稀记起，他小时候家也在南城墙根住，上学放学也许天天会闻到那月饼作坊溢出来的味道。

那月饼如小城、如小城人一样质朴，这么多年来无论外面的月饼服饰多么花里胡哨，小城的月饼包装始终没有变，连个纸盒外包装都没有，普普通通的玻璃纸袋子，四个头的是“五仁”，五个头的是“青红丝”，一目了然。

有时，我想去问老板一句：产品供不应求，为什么不去扩大生产规模呢？话到嘴边又想还是作罢，经商之道，各有其规，也属商业机密吧。

小时候月饼凭票供应，过中秋节每人只能分得一块月饼，这一块月饼母亲说要等到晚上圆完月，也就是祭奠完月亮公公才能吃。我总是饿得耐不住，一会儿去吃一口，月亮挂上夜空时我的那块月

饼早已经偷偷地进了肚子里。待圆完月之后，母亲把她那块月饼轻轻咬了一口就塞给了我，我一蹦一跳地离开了。现在，望着月亮总是会常常想母亲，母亲的心如同那皎洁的月光。

后来自己做了父亲时，中秋节月饼不再限制数量，小女儿可以当成饼干吃。中秋节做一桌大餐，一家人团团围圆吃一顿饭，但晚上常常会忘记了圆月。月饼可以放开吃了，却缺失了那种仪式感。

有一回我要去省城，匆匆在本地超市买了一袋月饼准备路上吃。路上没吃完，剩了两块。到了姑娘家没想到一向挑食的外孙晚饭前全给消灭了。我开心地给宝宝说：“喜欢吃，姥爷下次多带点。”他奶奶说：“这孩子喜欢姥姥家的味道！”

“月是故乡明”。一块月饼不仅仅只是传统美食，也意味着团圆美满，更是天润地载中华民族那绵长的文脉。

有一回我要去省城，匆匆在本地超市买了一袋月饼准备路上吃。路上没吃完，剩了两块。到了姑娘家没想到一向挑食的外孙晚饭前全给消灭了。我开心地给宝宝说：“喜欢吃，姥爷下次多带点。”他奶奶说：“这孩子喜欢姥姥家的味道！”

“月是故乡明”。一块月饼不仅仅只是传统美食，也意味着团圆美满，更是天润地载中华民族那绵长的文脉。

有一回我要去省城，匆匆在本地超市买了一袋月饼准备路上吃。路上没吃完，剩了两块。到了姑娘家没想到一向挑食的外孙晚饭前全给消灭了。我开心地给宝宝说：“喜欢吃，姥爷下次多带点。”他奶奶说：“这孩子喜欢姥姥家的味道！”

城里的月光

宋雨薇

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日子就像赶路的车轮，不知不觉就走近了离秋天最近的中秋。而月饼，作为中秋节的文化符号，在离生活最近的精神谱系里，它注定要有一个与思念串联的温度。并且是一时，也是一生。

如果非要给叙述一个开场白的话，这一切还要从1996年那个冬天开始说起。此时，记忆被重新聚焦，遣返回多年以前，那个有着不一样温度的冬天。

在放学的路上，我与邻家大伯不期而遇。惊喜之余，方得知祖母病重的消息。村庄一直是处于死胡同的封闭状态，且没有电话对外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家人就是有心想告诉我，但如果没人来县城，消息即使长了双腿，也飞不到我的耳朵里。因为山太高，不通车，路也真的太远。

从大伯欲言又止的表情里，我隐约捕捉到一丝不祥的信号。我不敢开口询问太多，至少在我看到祖母之前，一切都还正常存在，那至少是我希望的样子。

那天下午，我焦灼不安地坐着客车，朝200里外的村庄赶路，到站后已是傍晚。下车后，在大雪纷飞的夜晚，夜幕下，我一个人壮着胆子，心惊胆战地行走在山叠着一山的大山里。几个小时后，我在黑夜里摸索着，连滚带爬地，从15里的山外走回家的时候，村庄仿佛像睡着了一般的沉寂。

几年前，在一次严重的风寒过后，祖母的日子仿佛就只剩下了咳嗽。疾病的暴风雨愈演愈烈，祖母单薄而悲凉的身影，随时都有决堤的风险。尽管医治还算及时，但命运却并没有给祖母喘息的机会，它悄无声息地加快着她生命凋零的速度，消磨着祖母剩余的时光。

黄昏的夕阳下，我仿佛会看到一个人暮年的悲凉，正沿着正常的生活轨道，慢慢地向时间深处滑去。祖母熟睡的时候，我常常会长时间发呆，出神地注视着她单薄地蜷缩在炕角的身影。在无能为力陪伴中，我会轻轻地打开祖母放在枕旁的水杯，为她蓄满调好的白糖水，以资压咳。

那夜，当我疾步走进家门，焦急地打开祖母的房门时。暮色苍凉中，躺在炕头的祖母，看到随着强烈的光线一起出现的我欣喜若狂，刚要开口说话，就被突然涌上来的一阵剧烈的咳嗽瞬间淹没。她压抑着内心的惊喜，一边剧烈地咳嗽着，一边挣扎着坐起身，打开放在炕角的那个纸箱子，从箱子底层摸索出一块用塑料袋包裹着的月饼递给我，欢喜地示意我快点吃掉。

祖母递过来的那块月饼，在长期与时光对峙的特别地带里，它早已失去了原本诱人的柔软，像一块类似盔甲的硬壳，看上去冷硬无比。

我打开月饼外面一层层的武装，送到嘴边，小心地咬上一口，再咬上一口……如我之前的预料那样，尽管我已极尽用力，但那块月饼依然完整无损。在祖母的咳嗽里，我赶紧将月饼放在一边，打开书包，拿出为祖母带回的，专治咳嗽的药片，迅速倒出两片，另一只手将盛水的杯子一起，小心地送到祖母的嘴边。

片刻之后，祖母在难忍的剧咳中慢慢平复。那一晚，祖母在看似唠叨的话语里，兴奋地与我讲述中秋夜的场景，讲述她是如何在大伯的家中，与馋嘴的弟弟斗智斗勇，将浓浓的思念丝丝入扣地，融入这块藏在箱底的月饼，在咳嗽的伴随里，等待我的归来。祖母还在一阵接一阵的咳嗽中，断断续续地讲述有关中秋月的传说和故事，以及花木兰代父戍守边关，面对中秋月思念双亲的诗词。

她在我生命里的影响，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未来的生命走向。多年以后我想，如果当年没有祖母的存在，没有她将我送上那个关键的渡口，我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亦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

三天后，我离开的清晨，祖母还在熟睡，偶尔还会伴随一阵阵咳嗽，她睡得极为安宁。关上房门之前，窗帘下的暗影中，我久久地注视着祖母蜷缩在被窝里的单薄。

多年以后，我再次回到村庄，漆黑的夜晚，村庄寂静无声，只听见耕牛在圈里咀嚼着发黄的时光。当我再次推开房门，屋子里的那铺土炕上，关于祖母的一切物象，早已随着她的病逝消失殆尽。祖母的名字已从户口本上永远消失，仿佛一把泥土消失在泥土里。炕还是那一铺炕，人却换了一茬。我走近那铺常年安放祖母的土炕，此时，父亲躺在以前祖母躺的位置，他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变得模糊，难以辨认。父亲已经有好几年躺在炕上无法行走，伴随着晚年的，还有他无法接受的失语。命运的几个浪头，把曾经像大山一样的父亲变成了另一个人。

而在这个秋天，我坐在北京这个城市的夜晚，想着那些关于月饼的记忆，怀揣着对往事的温度。

是啊，那些温暖的人，我们彼此从未远离，我只是换了个方式，守在他们的身旁。因为我知道，在生命的真相里，距离不重要，爱才重要。

它小巧灵活，红黑花斑状肚皮，身披绿灰顶皮，两只前爪短小，呈前弓状，两条后腿叠在大腿下，贴着点点红斑的肚皮。它蹲在那里，连眼睛都不眨，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不跑，但也不让靠近，我往前走一步，它往前蹦一蹦，然后蹲在那里，似问：“你来这里做什么？你要干什么？”别别，小家伙的警觉性让我兴趣倍增。

六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走进大蒲柴富尔河边，没等我驻足眺望，竟被一只可爱的小家伙打扰。在东北农村，它近乎小蛤蟆，所以许多人管它叫小青蛙，但它在当地还有个特别骄傲的名字——“天老爷小舅子”。在这里能碰到它，我特别高兴。蹲下身，想仔细看看它，找寻一下关于它身世的秘密。我在想，它会不会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只“天老爷小舅子”的后裔呢？如果是，我俩可太有缘了。对于这样的问题，连我自己都笑了。

生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对田间荒地的小动物一点都不陌生。只是“天老爷小舅子”是我们不太敢造次的小家伙。小时候在井台边，池塘中，乃至沟渠中发现它，我们都要礼让三分。老辈人常在我们耳边敲打：碰到“天老爷小舅子”不要抓，不能祸害它，不然天老爷看到了会发大水的。

十多岁的我们在郊外玩耍，黑鼻梁抓到一只“天老爷小舅子”，放在手掌把玩，不一会它身上就出现许多泡沫，而且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腥臭味。小云大喊：“你咋那么没脸呢？它生气都放屁了，你还整它，上次你霍霍它咱们不是挨浇了吗？不长记性，快点放了。”

“黑鼻梁，快把它放了吧，我咋看天那边有乌云了呢，别让天老爷发现了。”我走过去扒拉黑鼻梁一下。“天老爷小舅子”听懂了我们的话，一个高蹦到地上，慌慌张张跳到池塘里。

我奶奶曾跟我说过，“天老爷小舅子”“奸”着呢，你们祸害它，它不但会告状，还会放臭屁熏你们，一会就会大雨哗哗的，不遭殃才怪呢。也许从小就受这样民俗理念熏陶，所以对“天老爷小舅子”多了份手下留情。不然我们那帮丫头小子，看到青蛙和癞蛤蟆等小动物，不是让它们做大难度的广播体操，就是找个线绳把它们拴上，牵着田间地头奔跑，看手中玩物丑态百出。最后把它们折腾得不精神了，才扔到水池边，有身体弱的不抗惊吓，就会夭折在我们手中。想想，那时的我们还不懂得保护益鸟、益虫这一说，现在就不一样了。

有一天，我领五岁外孙女在小区植物旁玩耍，一场小雨过后，晴朗的天气让小区的植被越发鲜亮。小女孩自然又多了一份欢喜，她把草木上透明的水珠往手心里抖落。神态专注，样子可爱，身边的花草草与她一样透明可爱。我在身后跟着、看着，分享童真里的那份纯，那份欢喜。玩着玩着，她突然惊呼：“小青蛙，姥姥，快来看啊，这里有只小青蛙。”我凑过去一看，一只“天老爷小舅子”蹲在湿漉漉的草坪空隙处，鼓鼓的眼睛黑又亮，颞下有节奏一鼓一鼓。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告诉外孙女小点声，然后蹲下身，想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小东西，因为好久没去野外了，好久没看到童年常玩的小东西了。外孙女小声告诉我：“姥姥，幼儿园老师说这是益虫，不能祸害它，你看它多可爱，它的小绿衣服挺好看呢，可是没有我的绿裙子好看。”听了外孙女的话，想起我们小时候对待小动物的样子，有丝苦笑。

“天老爷小舅子”学名叫东方铃蟾，是一种大拇指大小的翠绿色小蛙，能跟天老爷攀上亲戚，自然珍贵，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保护动物。东方铃蟾主要栖息在山溪的石下、草丛、路边、半山坡上的小水坑、石头坑等处，喜欢选择有水洼的环境作为栖息位点。身体大约36至48毫米，背部呈灰棕色，或为绿色杂以不规则的黑色斑点，腹面有花斑，为黑色与朱红色或橘黄色。在每年5至7月产卵。

小时候我们还知道，每到夏天出现干旱时，“天老爷小舅子”就会常常出来蹦跶。因为长时间没有雨水，地里的禾苗干枯，它热得直喘粗气。于是老辈人就会说，一会儿就能下雨了，因为天老爷看见它小舅子热那样，就会降雨救它小舅子。至于这样的民俗准不准，我们无法考究，但老辈人都这样说，一直流传至今。

天老爷小舅子

王玉欣

中秋^[外一首]

葛筱强

我手背上的中秋，是从第一片落叶开始的，那时候月光遍地村庄安静，喜欢做梦的鸟儿在树梢上酣睡，喜欢远方的河流在平原上无声奔涌，正在打着一部关于音乐的草稿，那时候星星的嘴唇上有野蜂蜜村庄里的母亲还年轻，村庄里的儿子半闭着眼睛那时候院子里的海棠熟了，我曾看见它们开花时的浅笑，那时候我眼含热泪，对少年的自己说，世间所有的生活都有月光陪伴，世上所有的月光都像今夜一样美丽而纯洁

月光

我们就在月光落在山腰时停下来吧，透过路边高大杨树的枝叶缝隙，那些来自远方的消息开始飘落，那些我们疼爱的众生和雨水，在月光的朗照下变得宁静又清晰，有人说，月光不是光而我们都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光像月光那样来得如此迅捷而幸福我们在草原上摘下鸢尾花琴弦上的秘密，我们在村庄的彩色屋顶上，摘下炊烟和想象中的星星，哦，你看，眨眼睛的月光正在草尖上跳舞，你看，奶白色的月光，正慈悲地普照大地

明月升起^[组诗]

九荒

又到中秋

轻轻拂动的微风把每一棵劲草吹瘦给每一个山坡，涂上了秋天的颜色让行走的光阴再一次与万物分享成熟而深情的阵阵细雨不仅洗亮了瓦蓝的天空还洗亮了每一双仰望星空的眼睛目光中曾经播种下的初衷或希冀以及身边的微笑和远方的祝福在一层层的深邃里，有一些已长成了中秋的满月

望乡

月光充足的夜晚我会常常举头凝目想象皎洁里的事物是否如相见一般美好想象一轮明月是否每天可以向故乡归去又可以从此故乡走来

每当这个时候，我的目光总是躲避月光中，故乡的影像以及那里的山欢水笑因为，我害怕触碰每一根带有乡愁符号的神经

而我低下头心里，却塞满了对故乡的仰望

蓄满乡愁的夜晚

异乡的夜里总有闪亮的惦念叩响星河里思乡的浆声那么多夜行船载着无眠的人，离开了归乡的码头然而，依然会有那么多鱼一样的乡愁在星河里游来游去偶尔，会有几条跃出河面滑向思念最远的地方